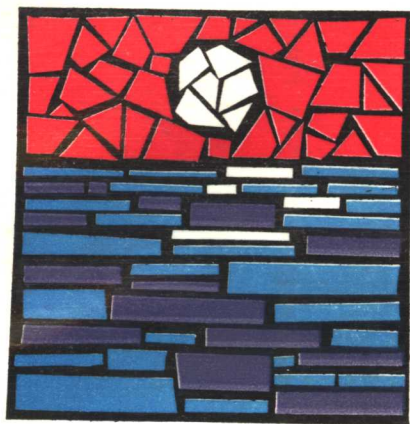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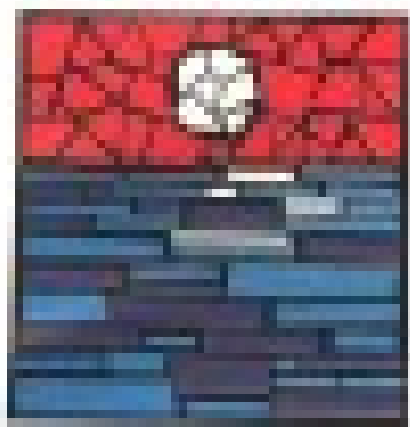




黄康俊

崖蝕海



臺灣省

崖蝕海

Inv25

H 852

海 蚀 崖



作家出版社



10023180

海 蚀 崖

作者：黄康俊

责任编辑：潘宪立

责任校对：彭卓民

装帧设计：王效宓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960 1/32

字数：152千

印张：8.875

插页：6

版次：1991年1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7-5063-0384-1/I·383

定价：3.7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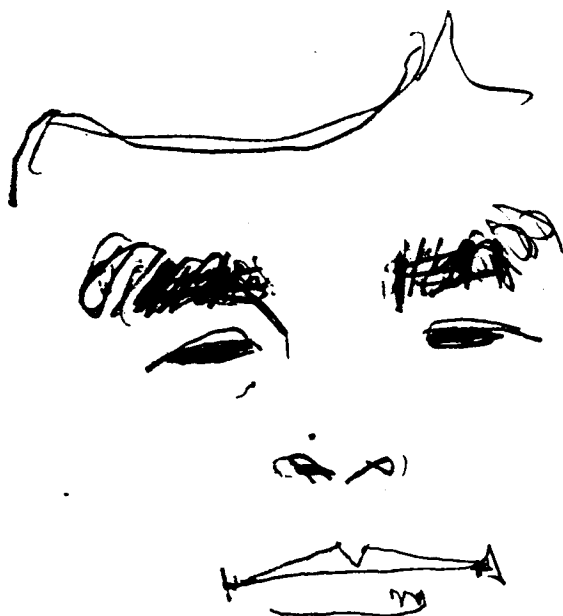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出版说明

文坛时有新星升起。一批思想锐敏、艺术个性独特的青年作家，近年来创作了大量别开生面的优秀作品。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希望。为扶植新人，繁荣创作，我们特分辑出版这套均系青年作家第一部佳作的“文学新星丛书”。愿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能为文学新军的崛起和壮大，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我们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我们深信，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必将迎来一个群星灿烂的新时代。

作家出版社



黄康俊漫画像

张守义 作

小 传

黄康俊，三十四年前一个海浪拍天的日子，呱呱坠地于粤西雷州半岛，为父母苦等了十九年才蹒跚来迟的第二个男孩。那天，母亲用喜悦的指头戳了一下他的天庭：小子，记住，今日是观音诞。

可他在生活的大海里尝尽了酸甜苦辣，尚未得过观音菩萨的庇荫。有天他忽发奇想，对准备起锅出海的父兄说：你们闯你们的海吧，我来写我的海。然后逃离了那个祖辈们一代代繁衍生息的港湾。

阴差阳错决定他的收获永远不能和父兄相比。悻悻然只好在一九八九年来到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鲁迅文学院作家研究生班潜心修炼。

其一生崇尚良师与益友。

序

陈国凯

广东又出现了一位很有才华的青年作家——黄康俊。

读完黄康俊这本书，你一定会欣赏他的。当作家的不在于他的衣冠、状貌或地位，而在于他的作品——作品中是否有令你为之倾心的力量和美。

大概是今年初吧，听一位朋友说，广东廉江县出了个青年作家黄康俊，小说写得挺好，现在北京某大学的作家研究生班学习。按朋友的说法，黄康俊的小说，在广东青年作家中可以列入一流。他希望我关注这位青年人。我把这名字记住了。

最近摆脱一些俗务，读了黄康俊的一些作品。先读中篇《两个太阳的海域》，洋洋数万言，一拿起来就放不下了，一直读到深宵。他笔下大海的神奇、大海的诡谲和美妙，作品中人物的命运以及他们跟大自然较量的强悍气势把我迷住了。在广东作家中，写海写得如此多姿多彩者，如此惊心动魄者，在我

印象中，黄康俊还是第一人。

近年来，文坛各种理论极多，这有助于开阔视野，展开思路。文学这玩意，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自古皆然。不过，我相信文学创作源于生活这一说。黄康俊写海写得如此出色，写渔民的心态如此逼真，来源于真切的生活感受。他出生于北部湾畔的一个渔村，自小在渔民圈里长大，高中毕业后跟父辈一起闯海。无垠的大海开阔了他的心胸，蔚蓝色的波涛陶冶了他的性情，渔村父老兄弟的甜酸苦涩丰富了他的情感。阅历、身世、才华、气质……造就了这么一个黄康俊。黄康俊是刻苦的，在我读他的作品之前，他已经发表了五十多万字的作品了。

读黄康俊的作品，我感受到力和美的和谐，感受到大海的温柔和狂暴，感受到人的伟大和渺小。诗意的柔情和扑天的巨浪混乎其间，给人一种既清晰又朦胧的美。他创造了一个美妙的艺术境界，这艺术境界的诞生来源于作者真切的生活感受和匠心独运的艺术构思，没有真正闯过海的人，写不出这样感人的作品。这是海鸥的翔飞，大海的歌咏，是大海的儿子发自肺腑的心音。

我高兴地看到，广东文坛又有一颗明亮的新星在辽阔的天宇闪烁，这是令人兴奋的。近几年来，对广东文坛议论颇多，什么“粤军为何静悄悄”呀，“粤军哪儿去了”呀……如此等等。我看，这些论调

大都是一叶障目之语，并不符合广东实际。广东文场和广东商场的区别在于广东商场时髦产品极多，而广东文场则较少商场套路，时髦货不多，也缺少时髦产品的推销员。广东大多数作家都在扎扎实实地走路，他们对那些“圈子文学”似乎没多大兴趣，也缺少那种哥儿姐儿们的联合行动。所谓“精”，其实是表面现象。这些年来，广东有相当一批作家在闹市嚣尘中默默地写作，淡泊地耕耘。最近我扫描一下广东文坛的青年作家，就发现站着结结实实的一群，奋跃着的一群。黄康俊就是其中出色的一位。

文学不是一条狭窄的小路，而是开阔的海洋，每位有经验的船工都会找到自己行进的航道。黄康俊还很年轻，在文学大海洋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刚开锚起航，前景远阔得很，祝愿他在烟波浩瀚的海洋上当一个出色的船老大，把南方的灵秀和大海的粗豪织成一幅幅壮丽的风帆，踏浪载歌，飞舟前进。

广东文坛的希望在于黄康俊们这一代。

是为序。

1990年6月15日于广州

目 录

序……………陈国凯 1

两个太阳的海域 1

雷 鱼 78

海蚀崖 160

鬼海·鬼蜮·雷贼 183

海 姑 203

蓝 岛 222

老蟹头轱辘 247

蟹 王 263

两个太阳的海域



一轮熟蟹般血酱酱的日头，缓缓地坠向西北海角。像无数条乌贼喷吐出的浓墨，沉沉的黝黑把海天挤压得有点透不过气。从太平洋那边吹来的东南风，带着潮腻腻的咸腥味和灼人的燥热，掠过空荡荡的海面；海面涌起一层淡淡的银灰色的浪沫，随即传出阵阵低低的呜咽。惶惑不安的海鸟哀哀地顺风飞去，留下一片凄楚的叫声……北部湾海区似乎一下子布满了埋伏。

沉甸甸的网囊，在机动绞辘的艰难转动下，慢慢靠上了船帮。很快，一大网袋至少有六七十担的鲷鱼、赤鯮、九棍被吊上船来，白花花撒满了一船面。

“海豹”号出海快两个月了。今年秋汛虽比不上去年旺，但由于实行包产到组的责任制，取消过去那种“平分海水”的做法，每航次的渔获都比往年多。眼下离中秋节只有三天，而今年中秋又是难得的与国庆节同日的“双节”。大家就不再在乎或多或少的——摆海渔获，都打算赶早儿回港去，轻轻松松快快活活过个节。同队出海的渔船已经陆续返航了，而“海豹”号由于种种原因，鱼未满载，还泡在这儿。

几天前，船长何炳水曾夸下海口，说热带低压来前，鱼群喜欢聚上近海渔场“翻水”。这下算被“老海蛮”所言中——六个鱼柜已经压得要炸，实在是舱盈载满了。但不知怎的，却不见伙伴们往日欢庆丰收时那一声比一声高的“啊、啊、啊”声，也没谁来一段颠三倒四、优哉游哉的咸水歌。他们个个闷着头，一声不吭，自顾收缆抖网，拣虾腌鱼……很快，便把船上的活计收拾停当了。

大副祥叔习惯地望望四周海面。海空不知什么时候弥漫起来，海上船只稀疏，东南角有三几点黑乎乎的船影儿正向北方渐渐隐去，四下海域死寂、空沉，好像酝酿着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又像有一个躲在大海深处的精怪，正在神秘地摆弄着一个什么恶作剧似的，给人一种骚乱不安惶惶惑惑的感觉。一个不祥的预感悄然爬上心尖：莫不是海龙王爷要发威？心里一阵紧缩，闪出一丝儿难以言喻的惧。

必须迅速返航！

然而，此刻，横生的一场人为风波，网住了全船海佬的神经。

“哪个契弟（家伙）手闲不扶卵，寻到老子头上撒尿，我丢他老母！有种的，站出来！”

倒霉的蓝波仔，这个船头工（水手），刚踏进睡舱，便即刻蹿出船面，火气冲冲地骂起海来。

有谁把他的英语教学磁带捣毁了。

这个一连两年考场失意的高中生，出于家人的困逼，已经下了一年零两个月海。但心思仍留在他的课本上，一味信心十足地补习功课，决心杀进高等学府这座殿堂去。

哪个黑心贼子，也太过分点儿了！大伙不免为蓝波仔暗暗惋惜、鸣不平。

只有两个汉子无关痛痒，好像外面的风浪一点也影响不了他们“赌皇”的兴趣。刚收罢海，手也不擦，就光着湿漉漉的膀子，鳍般溜进睡舱，接上起网前的那盘牌局，继续押注下赌了。这五面朝水，一面朝天，和阎王爷只差一层板的世界，单调、刻板、乏味透顶的劳作，真可把人活活闷死。海佬们也大言不惭地说只懂“下海谈鱼虾，上埠谈女人”。烟、酒、赌就成了这些家伙发泄过剩精力的一种形式，他们或打扑克罚吊网铅脖子，或打赌喝酒罚吞生虾，或喷着唾沫讲那些俗不可耐的“咸湿”故事，甚至悄悄躲到一边脸红心跳干那些男海佬寻求刺激

的杂耍儿……百无聊赖，放荡不羁。就拿对面的鬼码发来说，对赌博已如苍蝇嗜血，人说他“不管风浪，只管赌皇”。像外面的这些风风雨雨，显然一点也不会分散他的精力。但他的对手啖摇摇，平时与蓝波仔却有不少竹篙碰船板的疙瘩事。啖摇摇多嘴快舌，说话没个遮拦，常常捉鱼撞中蟹就特别遭人嫌。他爱对蓝波仔评头品足，还喜欢胡编这些故事讥诮人家：话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个眼睛长在后脑勺上的人，名字叫孙山。孙山为中状元，不顾两年败北，竟不惜血本买了录音机，学起一番鬼话……自尊心极强的蓝波仔，当然不会和他保持一盆死水，双方就时时为些小事争红脸，闹翻海。看来，眼下这事八成与他娘的贼子有关。蓝波仔牙齿咬得格格响。

再就是老海鬼何炳水了。蓝波仔恨他，并不是瞧不起他半截子身子和一条瘸腿，而是恨他那水鬼般苛刻、专横、十足不近人情！蓝波仔每瞧见那张长年累月的“船底脸”，就忽地想起海里的一座黑礁，就心里一阵发毛。记得在船上初学英语的那天，老海鬼恰从驾驶室下睡舱里歇脚，听到蓝波仔对着录音机在叽哩咕啦的，就怒了，“嘞”的一脚撞响床板，喝道：“撞鬼！这是船家！”当晓得蓝波仔原来如此多心思，更大光其火，吼叫道说不定哪天老子要把你“啰啖鸡”喂海泥。特别是这摆海以来，“黑礁石”常常无风咆哮，那船底脸更沉更青，像抹上厚厚一层海苔藓，每顿饭灌的六十度糖波酒就越来越多，就

动辄骂人祖宗十八代。下午，老海鬼的癩腿毛病又发作了，呆不得，才硬是被祥叔劝进舱里休息。起网时，就他一人在睡舱里。

蓝波仔越想越气，越气越恨，又一个劲地指桑骂槐起来。

或者吆摇摇屁股不净怕人查，或者那张尿壶嘴巴闲不得，他再也沉不住气，呼地掀翻赌皇板子，哗地拉开舱门，探出半个鲫鱼头来：“喂，好小子，你莫把大船当艇仔，往人家脸上泼屎，老子还未改姓破！”

“好哇，你有种，自己下海冲风浪，你出来！”

“啊吔，阿爷才不是软脚蟹呢，怕你啦？”吆摇摇蓦地蹿了出来，嘴角上流露出一丝挑逗性的恶意微笑，“有本事考状元，也用得着来屙屎砸海哩！哈哈哈哈哈……”

“你，你欺负谁？你炮灰！逃兵！五朵金花队长！一身岳父相！你算哪方海盗？好个珍宝岛功臣，不也落得今日这步田地？！”

这个平时极善言辞的家伙，经蓝波仔猛然一击，竟窘得半天搭不上词儿，“吆摇摇”的光荣称号首次失色了。他是那个“政治里面出枪杆子”年代入伍的军人，红彤彤的政治学校似乎并没把他的政治觉悟提高多少，为求得一个儿子，竟然连党籍、职务都不要，离开农场，合家返乡。

一鲸一鲨地对视着，相持着，气氛有点紧张。

这时，似乎有谁在那边招呼蓝波仔。然而，他一点也没听见。

一个黑大汉子突然斜插过来，煞有介事地急急说：“波仔，祥叔叫陪更（值班）哩，算了算了！”

蓝波仔一愣，挪了挪身子，气忿忿地扫了上前来叫他的死党鬼码发一眼，但绝没有做出要退阵的样子，仍然紧咬嘴唇，紧攥拳头，恨恨地瞪着吆摇摇。鬼码发忍不住扯了他一把，蓝波仔这才愤然甩下吆摇摇，大步迈向睡舱，然后扯下挂钩上的挡风雨衣，踩着咚咚脚步朝船头那边走去。

鬼码发紧紧跟了上来。

二

昏睡了好久的船长何炳水，醒了。

这是个相貌平平、矮个子、瘸腿的海佬，人称“喂饱也不起百斤砵的细米猪。”正因身子矮细，看上去顶多五十四、五岁，但实际已经六十出头了。他几乎长年光着膀子，浑身上下裸露着一团团似乎要崩裂开来的肉丸子。长期的热带、亚热带海上生活，已把肌肤烤成南海渔民特有的那种黑釉色。满脸深深浅浅皱纹，刻满了几十年来和风浪搏斗的艰辛。那双白眼球过多且微凸的鲛鱼眼，和那块袒露着一大堆漆黑胸毛的胸脯，却永远给人一种硬邦邦、恶狠狠的感觉。

他一步步蹭到驾驶室旁。猛地，一手抓起个酒